

当代学者自选文库

周汝昌 卷

当代学者
自选文库



周汝昌
卷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学者自选文库: 周汝昌卷 / 周汝昌著. -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1.4

ISBN 7-5336-2187-5

I. 当… II. 周… III. 周汝昌-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5484 号

责任编辑:黄书权

装帧设计:黄彦

出版发行: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市跃进路1号)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合肥南方激光照排部

印 刷:合肥远东印刷厂

开 本:880×1230 1/32 插页:1

印 张:23.625

字 数:540 000

版 次:1999年10月第1版 199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3 000

定 价:35.00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0551)2651321

邮编:230061

当代学者
自选文库



◎ 作者近照

出 版 说 明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数千年的生成、拓展、吸纳、融合和嬗变，熔铸了一座座巍峨耸立的学术丰碑，汇聚了蔚为大观的精神文化遗产。其中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可谓光耀千古，泽被万代。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研究的条件、氛围大有改善，此间虽也曾出现过一些波折，但当代学者们依然凭其不屈的人文精神，孜孜矻矻，勉力奋耕，创造出了不少无愧于历史的高质量学术成果。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学界更如春际的原野，生机勃勃，满目葱茏，佳花异卉，令人流连，真正迎来了思想解放、学术繁荣的难得盛景。面对这些弥足珍贵的思想资源、学术精华，我们有理由也有责任尽自己些微的心力，梓行之，传播之，倡扬之，发展之，使中华民族的学术之薪、智慧之火，燃

烧更旺，烛照更久远！

鉴此，我社郑重推出这套《当代学者自选文库》。

本套书选收我国当代人文社科领域著名学者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和专著中的重要章节，旨在总结和展示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研究之精华、学术繁荣之盛况，使优良的学术传统、严整的学术规范得以承传光大，使一代学人的优秀学术成果以新的面貌进入 21 世纪以至更远的时代。

为能更好地反映每位学者的学术思想、学术成就、学术风貌，我们特请作者自选文稿，撰写自序、自传和主要著作的目录，力求使读者能够比较方便地进入这些学者们的学术世界，领略其学术精义，了解其研究方法，感受其思想和文字的魅力。

梁任公有言：“学术者，天下之公器。”我们深信，当代学术将以其特有的底蕴、卓然的风采广为流布，嘉惠学林，裨益于后世。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7年12月

治 学 历 程

(代自序)

回忆对学问萌生兴趣，应自高中时期为起点，因为初中时还是诗词迷（自己悟知四声平仄格律，摸索写作浅易而天真的篇什）。到了高中，有了“治学”的初级活动，表现为两三个方面（写散文诗词不在此数）。如研词调音律，注出唇、喉……等五声，写成论文，登在校刊《南开高中》。另一领域是中英互译，英译过冰心的小说，也把林语堂的英文文章译成中文。而奇怪的是此时已对“研红”有了苗头（与同屋黄裳每晚大谈《红楼梦》）。

平生学程十分坎坷困阻，治学之愿并不能顺畅前进。但高中时的萌芽却对日后的发展始终有其暗中的作用——好似种子，一旦得了土壤、水泉、光照，就会继续“种源”而生发，并不真断血脉。

日军侵华是我学程学业的一大灾难，历时越过了八年（直到抗战胜利）。几经周折，得入燕京大学——是为了日本势力打不入那座学府。1939年考取，四十方得入学，而1941年冬

即遭日寇封校遣散。这一年半，重点是进修外文，欲求精通后翻译中华的诗论文论名作，介绍于西方。因此精力没有旁涉分散——但作诗填词一直仍是“事业”。

日军在制造珍珠港事件的同日同时，封闭燕京大学——可见此一学府的地位何若了。遣散的学子，敌伪“教育部”登报“招编”入其所控大学。我坚不赴“招”，隐于故里一间“暗室”（当时有伪“新民会”搜罗学生）。从此，我的精神文化“生活”是“地下活动”：一是作诗词怀念故国反侵略，悲愤激烈，见者只有二三人，皆表惊讶。再就是以治学自遣黑暗岁月，整整六年，其内容包括文字语言、诗词笺注、书法探究。成稿有《石鼓文新考》、《津沽方言解注》、《辛稼轩词编年》、《温庭筠〈菩萨蛮〉详注》……这些，大抵历劫散佚。

至1947年秋，重新投考“插班生”方得返回燕园，续我学业。

重入燕园，感喟万千，这时对外语西文的兴致大大减退（甚至一度要转系），可以说立即进入了文史考证的路口——没有明确意向，也无人引领，一切是自发自动。因为早早准备写论文，定下英译陆机《文赋》，这是西方还不知道的最重要的中华诗文理论（仅次于曹丕的《典论·论文》），于是对陆士衡的生平，《文赋》的文本细加研索，颇有收获。

这时家兄祐昌也是因为早辞一处小职员工作，闭门家居，偶以“亚东”版《红楼梦》遣闷，见卷首胡适《考证》，遂将当年（1921）胡先生未能觅得之书，开列一二，通信时让我留意。我即到图书馆查觅，一索而得敦敏的《懋斋诗钞·东泉集》。内中竟有六首直接题咏曹雪芹的篇章，大大补充了敦诚《四松堂集》的相关内容。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岔路”口，——从此我方走上了“曹学”、“红学”的途径。《红楼梦新证》（初名《证石头记》）创稿自此为发轫之点。

但对中英互译并未废而弃之，比如以离骚体译英·雪莱的《西风颂》，得到钱钟书先生的很高评赞。又如英译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已近完成，而几个人名字定不下来，曾请教于钱钟书先生，蒙复信指出入目可知者二三名，余者钱先生亦不知原文，因此功亏一篑）。也译了《二十四诗品》，并撰序阐释这种中华诗论的意义。诗词之作仍多。

粗叙，已可见我那时涉足治学的范围与路数，其工作量实在相当的“浩瀚”。

虽系重考“插班生”，幸燕大仍念旧情，承认四十~四十一的学分，我还得读满所要求的不足之数，为时两年半。这期间，主修必修课当然还都是欧美文学，许选修的中文系课只有词、曲、赋等二三门，尚是兴趣所喜。但得写洋文课的读书报告卷（叫做 paper），有一份一口气笔不停挥六十页巨篇。^①由此可见我要做的工作负担分量。

本科毕业前一段时间，又被请帮一美国研究生 Arthur Link 研读汤用彤《汉魏佛学史》、英译《高僧传》。汤先生深奥的古汉文与佛教的专门内容，Arthur 攻不动，等于我替他口译，他作记录。^②

本科毕业论文英译《文赋》的“前言”（研究部分）在系里报告时，得到全体教授的称赞。^③因此，Arthur 将这报告索去，刊于 *Studia Serica*。^④

本科毕业完成，正值中文系创办研究院，我便考入为研究生。论文是宋词的语词考释。在学时，写了《石头记三真本之

脂砚斋评》的长文（是“脂学”的创始文献），得蒙《燕京学报》收入，成为刊登学生论文的特例。

Studia Serica 的文章，引起了成都华西大学的注目，特电来聘去做外文系讲师。我与燕大研究院院长洽妥：还差一学期毕业，先去就聘，然后补上论文。到华大后，完成了宋词词语考释的论文，得到学业资格（那时国内并无学位制度）。

在华大仅一学期，高校调整运动，华大改医大，我调入四川大学外文系教翻译课。在此又完成了雪莱诗剧《解放了的普洛米修斯》的全部汉译。在此以前还写了考定《楚辞》中“予”字本义的论文，后为文怀沙《屈原集》收录刊出。^⑤

到 1953 之秋，自四十七创稿的《红楼梦新证》出版。此书在彼时海内外的反响强烈而复杂——又引起了首都的注目，几经周折，中央特调，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做编辑（冯雪峰、聂绀弩的力邀与办调）。由此经时二十载，所做工作，是属于公家的性质，个人无复治学余暇余力。审稿、把关，校《三国演义》，写前言；《红楼梦》改版的一切麻烦；给《西游记》创新注，为《唐宋传奇选》写“前言”……。小说类之外，与人合注《白居易诗选》并全部定稿。……

大约从 60 年代初，社里约我作《范成大诗选》，上海约作《杨万里选集》——这才真正地依自己的理想意度、标准……来作这十分繁难的宋诗的笺、注、讲、赏（鉴赏）的功夫。

我的岗位工作质量是受称奖的，但那时我是“胡适派红学”批判对象，学术处境尴尬。直到 1964 年，我的上司王士菁同志才“斗胆”约我为曹雪芹写一本传记。由此唤起了对“红学”“曹学”的心情的复活。

但无论如何，在出版社的二十年（也是我的年龄上最可以作出事业的“黄金”时期）是一段黯淡而无可作为的年光岁月，社里的“知遇”因政治运动而处境可悲（如冯、聂、巴人），剩下的“顶头上司”对我不太喜欢，也不理解，只知“事务使用”，其余都谈不到了。

约在1973、1974年间，出版局的当时负责人忽然要重印1953年版《新证》。我未同意（因此书大遭批评），力争修改增订再出新版。中间经过双目几乎失明之危难，几经艰苦奋斗，总算于1976年得以印行问世。

协和医院眼科第一把手张承芬大夫救了我的右目（左目却被另一男士用激光破坏）。我凭这“半只右眼”，坚持工作至今，其难万状。

张大夫说：“你再不可以去做编辑工作了，我给你开证明。”她是主动三次开出证明书，我才向社方提出辞职。1979年10月，我方调归中国艺术研究院。^⑥

到了研究院，解除了当编辑难于全力治学的矛盾，但我所需的这一领域的图书，却皆非院之设备所能提供，局限仍大。且到院时已是六十一岁，年力就衰，目困日甚，治学之难，可以想见。正因如此，不敢自懈，倒是加紧努力。1980年得以有三种著述出版：《书法艺术答问》（京版。港版1979年出）、《曹雪芹小传》、《恭王府考》。这总算标志了我只要条件微有改善，撰作力尚不衰退。

以后依次问世的书稿，大致有：《献芹集》、《诗词赏会》、《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红楼梦的历程》等（散篇论文在外，不具列，前后同）。

从1992年起，是我为学写作的一个新阶段，出版的计有

《曹雪芹新传》（为外国读者介绍此一主题人物）、《红楼艺术》、《红楼梦的真故事》、《岁华晴影》（随笔集）等几种。

至于在学报及报刊上刊布的论文为数亦复不少，其中最重要的，应数以下几篇：

《聿学》

《三才主义》

《红学研究史上的一大问题》

《曹雪芹的妇女观》

《〈红楼梦〉的文化位置》

《还“红学”以学》

此外还有大量的序跋文，皆属论学的性质。

以上粗述治学历程的概况。在此基础上，可以看到我在数十年间慕学、向学、嗜学、力学的现象之深处，有几个特点，试作综括回顾反省，并就正于文化学术界的贤士哲人，俾获教益与匡救。

第一，读古今书，必伴以思，思则有悟、有疑。疑则必究其是非真妄之由。

第二，不盲从名家的论断，疑“今”往往更多于疑古。

第三，愈是历来众说纷纭的难题，愈是求知求真之心甚切，不惜下功夫深细详究，往往得有新获。

第四，自幼少时所涉甚杂，泛而不专，杂而无次，但有一个深层总目标：为了探索中华文化的血脉、精华、特色、境界。

对于思、悟、疑、获，当然始终贯串着一个思维方法的大问题，窃以传统学人的参互钩稽、贯通融会的治学精神最为重

要。表面、片面、孤立、浅陋，执一以为“全美”，误解而徒逞自是——此为大忌。

如今试以举例略作说明，最细小的和关系重大的各陈一二：

比如注温词名篇《菩萨蛮》“小山重叠……”一阙，名家释“小山”为“屏”（只因词中曾有“小山屏”之语）。我始疑之，后知《海录碎事》中详列“十眉图”之名色，“小山”实乃唐五代妇女画眉式样之流传者，特点是阔而短，正相对“细而长”的柳之式。前人不解，也不知全词是写“晨妆”——眉、鬓、花、面、绣衣，句句是妆，岂有单单首句孤零零出一“屏”字之理？（下文“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已然点醒清楚。）而名家不悟——不看章法，亦即不会参互钩稽、贯通融会，只去孤立地臆想（至于“重叠”，义为“紧锁双眉”，由唐人诗“双蛾叠柳脸匀莲”可证）。⑦

再如诗圣王右军书法，唐初入评以“遒媚劲健”，历来解者（包括词典）皆言“遒健”似乎二字混然无别，殊不知“遒”字六朝人习用，其义包含着紧密（不松垮）、健举（不阉焉）、骏快（不滞钝）的要义——否则，“劲健”之外何必赘“遒”字？只此一字，关系中华诗文艺事的一大美学标准，岂不重要？岂可以“一字”之微而视为与学无关？

若再举须费考论的，如《文赋》的“诗缘情而绮靡”这一句，向无确解，而且更多误解歪解（因而大加讥贬）。殊不知“绮靡”是六朝人以上等织品的精美细微来比喻诗的特色（与赋的“体物”之“浏亮”相对待：赋是明快显豁，与内心情感之精微很不相同）。

诸如此类，皆非“薄物细故”可比，倒都是研究中华文论

诗理的关键课题。

如若谈到不盲从权威的学例，则我可举二例：一是《文心雕龙》“隐秀”一篇的“后补”与《兰亭序》的“伪作”两大问题。

“隐秀”之歧议，是“龙学”一个老难点，而《兰亭》之忽然变“假”，则是新的说法。前者以黄侃为代表，在张戒《岁寒堂诗话》中找到了征引的“隐秀”篇“原文”，用来反证：今此篇传本无此语，可知为后人伪作云。此说使众多学人迷而不思不考，随声附和——哪知一经细究，张戒所“引”，根本不是“原文”。于是他的立论已失根本依据，不能成立了。此辨至关重要，可以令人作进一步深思反省。

后者是郭沫若撰文发难。^⑧当时《光明日报》编者黎君将文寄示，征询意见，我见其论点大小共计三十六处之多，然而皆可商榷，不敢苟同。于是撰写了《兰亭综考》，第一篇以唐写本《世说新书》注所有引文体例与明清《世说新语》注之引文与唐时之做出校比，证明了注文愈后愈遭删减，根本不是严格“征引”，岂能用千年后之删本以证晋代手写本之“伪”？第二篇指《兰亭序》系仿效石崇的《金谷序》，章法构局宛然一致，并非如删本之前言不搭后语……第三篇则从内容研论（此乃王右军与支道林等在会上辩论人生哲理的感喟与见解，也须参照六朝时代的思潮背景与有关遗文，方能明白此序的真正价值——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古玩贗品”的市俗问题）。^⑨

以上粗举，略可说明我之治学目标有其特点：立志敢“碰”难题，不惜精力务究其真相而澄清以讹传讹的积弊，不惜因此而向专家权威之说提出异议，因为学术之事是人人平等，不以名位定是非正误，反对随声附和。

《文赋》、《文心》、《兰亭》……一系列名作，皆中华文化之精华性灵之所在，应明其真相真谛，——也不是为了斤斤而争一字一句之琐末。

至于“红学”“曹学”，内涵千汇万状，谈起来过于繁难，今不拟絮絮了，只说两点：

一是“考证”。考证是解决疑难（包括百般文史哲问题）的一种手段，我从考证作者与小说的关系入手，以期深入理解其人与其书，为此必需大量考证以奠基石。

考证之后，才敢下一初步断语。考证是任何学术学科的必不可少的方法与步骤（但不一定称之为“考证”，于是人遂以为只有“红学”才有考证……而且加之讥贬）。

考证把百般问题弄得稍为明晰了，我方致力于阐释《红楼梦》的文化内涵与意义。近来所写的《红楼梦之文化位置》（《燕京学报》第一期）是其代表。

我在《曹雪芹新传》（外文出版社，1992年）的自序中，向国外读者说：“介绍曹雪芹，就是为了介绍中国文化。”这可以总括我从事“红学”“曹学”研究的真正目的。

《红楼梦》是一部中国文化小说——此一命题我在1986年哈尔滨国际红学研讨会上提出，但此意实自1947年就蓄之于内心了。换言之，我从一开始就不曾把这部“小说”当作“文艺”来看待，更不承认它是什么“爱情悲剧”之类的理解认识。

既然如此，也就说明了：无论语言文字、训诂笺注、书法、诗词、文论、翻译……不过是为了研究我们中华文化这一总目标的“分散”形态而已，“红学”只是其一，并无异致。

今日反顾，六十余年中，浪费的时光心力太多了（许多半

成品，丢弃迷失遗忘散佚……)。条件不够，家无藏书，又难跑图书馆——离开它，我的学业就停顿、萎缩、亡失了，“学殖荒落”，是我的“形容”。至于所见所言，更多疵缪。我曾自评：如勉强“学者”，最多也不过在第三流上浮沉，深自惭愧。

我今年八十岁，耳目皆损，唯头脑尚未全衰，每日仍在笔不停挥，希望自强不息。我所不逮，时贤来哲，当有不弃而进教者，切磋之功，是为厚惠。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对本书所选各文的原始版本、刊物的搜集、整理，以至复印、缮写、排次成帙等所有工序以及撰写小传，一概是著者之女儿兼助手周伦苓的劳作，还有原刊物不少错漏字、手稿笔误、其他文字疑问等处，逐一提出，得以解决，皆其贡献。故应书明，庶不没其功绩。

汝昌自述

1997年11月9日

注 释

- ① 彼时 paper 交与课师 Miss Grace Boynton (中文名包贵思女士)，过数日她约赴晚餐，到后先出示我的 paper，见上面批示：“What this paper should gain is not a grade, but a bow from the teacher.”
- ② Link 在中美建交后立即来信约我赴美帮他完成英译《高僧传》之胜业，惜未能应约。又，助他口译时尚有一女士研究《人间词话》，也帮她口译。
- ③ 此次报告得到全系英美籍教师的热烈鼓掌（掌声多时不息）。

Dr. Porter说：“这样的论文远远超出了学士论文的规格，是足够博士论文的。”

- ④ 在此刊同时发表的，还有我代 Link 英译的一篇《〈列子〉真伪考》，他交与我只隔了一天，便将译文交他，他十分惊讶，说这样内容而只需一天功夫译成，难以相信。
- ⑤ 此文曾受到某专家批驳，但后来上海邵曾祺教授专函惠示，完全肯定拙见是正确的。
- ⑥ 调入本院岗位，是由胡文彬先生提议，因当时的院属红楼梦研究所刚刚成立。但因多年与该所罕有学术来往，遂于1987年秋脱离该所，而只系院属个别研究人员，故已久与红学机构、红学会组织不复存在任职关系。在此附记。
- ⑦ 注此词时，沦陷中无煤油灯，夜燃一小豆油灯，其光如豆之微，暗淡已甚，而我灯下以蝇头细字创稿，先父来屋，见此情景，叹曰：这不把眼写坏了么！
- ⑧ 后来方知他此文是秉承他人意见而作的，当时引起高二适、商承祚的争鸣驳难，商教授曾多次来函要我协助，提供论据。
- ⑨ 《兰亭综考》原计划共撰十篇，以下将考论原迹之迷失、摹书（唐人双钩廓填）、石刻之复杂翻摹仿写的各种“支系”“流派”，辨其优劣，最后考定以何传本为最得原迹的真笔法。但因刊物约定后不能履行续登，我亦忙于他事，此一番极细的考研收获，遂难收拾，年久俱化为云烟荡尽。